

10.06

大丰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大丰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九二五五/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大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编印

大丰县编修县志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月

大丰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 抗日战争时期台北军民的反“屯垦”斗争……陈海云（3）
- 黄爱农事件始末……张 勉 姚恩荣 张炎（34）
- 丁小草东何五场灶民各阶层反对北洋政府征收
地价的斗争——沈灶、小海、西团等地
闹垦务始末……朱明熙（42）
- 洋心洼乡发现的汤家舍大庙石碑……（49）
- 民国十八年海匪洗劫小海镇纪实
……徐长安 茅富美 朱一辛（52）
-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机空袭小海炸死贫民六人
……徐长安 茅富美 朱一辛（53）
- 土匪和溃兵洗劫刘庄纪实……沈远猷（54）
- 五治王家港述略……汪家训 陈 实（57）
- 漫谈国民党时期大丰县沿海四闸的兴建……邹迎曦（61）
- 附：建筑斗龙港下明闸记略……（66）
- 三十年代初期大丰垦区的农垦训练班和棉产改进所
——兼述战争时期的棉产改进工作……朱道平 邹迎曦（67）
- 民国时期大丰县境内的盐业经济综述
……姚恩荣 季明坤（75）

小海垣商袁氏世系及其他盐商演变略考	夏 宣 夏永盛(108)
从民国时期草堰场两个第一看商埠所有制的历史作用	姚恩荣(112)
民国十七年小海盐商创办的私立志成小学概况	夏 宣(133)
我们所知道的大丰义教实验区及其师资训练班简况	朱景贤(135)
抗日战争初期的私立海光中学简况	姜志毅(138)
回忆一九五三年新丰民办初中班创建过程	施耀明 顾学中(141)
建国前后研究《水浒》与调查施耐庵的情况和影响	童 斌 王同书(148)
高鹤年居士生平和辛未年的救火活动	陈 实(157)
白驹喻兆琦先生小传	伍献文(166)
草堰场大垣商周扶九的生平和轶事	邹迎曦(171)
肖联琮的功过记略	陈 实 陈 畏 夏永盛(180)
郑板桥墨迹说明和郑手书朱子功寿序文	童 斌(184)
图版(黄骏升摄)	

1. 大丰诗画社成立大会上展出的郑板桥墨迹十幅照片
2. 李鱣画一幅照片
3. 明刊本《水浒》一页照片

大丰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 抗日战争时期台北军民的反“屯垦”斗争……陈海云（3）
- 黄爱农事件始末……张 勉 姚恩荣 张炎（34）
- 丁小草东何五场灶民各阶层反对北洋政府征收
地价的斗争——沈灶、小海、西团等地
- 闹垦务始末……朱明熙（42）
- 洋心洼乡发现的汤家舍大庙石碑……（49）
- 民国十八年海匪洗劫小海镇纪实
……徐长安 茅富美 朱一辛（52）
-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机空袭小海炸死贫民六人
……徐长安 茅富美 朱一辛（53）
- 土匪和溃兵洗劫刘庄纪实……沈远猷（54）
- 五治王家港述略……汪家训 陈 实（57）
- 漫谈国民党时期大丰县沿海四闸的兴建……邹迎曦（61）
- 附：建筑斗龙港下明闸记略……（66）
- 三十年代初期大丰垦区的农垦训练班和棉产改进所
——兼述战争时期的棉产改进工作……朱道平 邹迎曦（67）
- 民国时期大丰县境内的盐业经济综述
……姚恩荣 季明坤（75）

小海垣商袁氏世系及其他盐商演变略考	夏 宣 夏永盛(108)
从民国时期草堰场两个第一看商埠所有制的历史作用	姚恩荣(112)
民国十七年小海盐商创办的私立志成小学概况	夏 宣(133)
我们所知道的大丰义教实验区及其师资训练班简况	朱景贤(135)
抗日战争初期的私立海光中学简况	姜志毅(138)
回忆一九五三年新丰民办初中班创建过程	施耀明 顾学中(141)
建国前后研究《水浒》与调查施耐庵的情况和影响	童 斌 王同书(148)
高鹤年居士生平和辛未年的救火活动	陈 实(157)
白驹喻兆琦先生小传	伍献文(166)
草堰场大垣商周扶九的生平和轶事	邹迎曦(171)
肖联琮的功过记略	陈 实 陈 畏 夏永盛(180)
郑板桥墨迹说明和郑手书朱子功寿序文	童 斌(184)
图版(黄骏升摄)	

1. 大丰诗画社成立大会上展出的郑板桥墨迹十幅照片
2. 李鲜画一幅照片
3. 明刊本《水浒》一页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台北军民的反

“屯垦”斗争(初稿)

陈 海 云

今年是反“屯垦”斗争胜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台北县军民，与盐东县军民并肩作战，流血牺牲，经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彻底粉碎了日伪的“屯垦”阴谋。在台北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一、反屯垦的历史背景

“屯垦”就是日寇汪伪对我苏北沿海地区，企图进行“移兵入植”，“武装工农、兵农一元化”，“依兵农合力增加生产”，“统制生产品供给军需”，“以求和平定国及大东亚战争之完遂”。实质上是日伪以军事手段强制垦植，掠夺棉花以及其它军用原料，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法，妄图达到所谓“兴华保亚”即控制中国占领区并争夺大东亚战争胜利的阴险目的(1)。为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我苏中二分区台北县、盐阜区盐东县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屯垦”斗争。

反“屯垦”斗争，最早开始于一九四三年夏天。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变的一年，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对德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也遭到了美国的重大打击。我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也由战略防御转入准备反攻的阶

段。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度过了一九四二年的艰苦阶段，部队和根据地又开始恢复发展，华中新四军则一直在发展。日寇为挽救即将面临的失败命运，更加疯狂地对敌后地方扫荡清乡。在苏中地区，一九四三年是扫荡反扫荡、清乡反清乡、伪化反伪化斗争最剧烈的一年。日寇企图把敌后广大地区的点线占领变为整个面的占领，已将我四分区划为苏北清乡试验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在台北地区，除西团、大中集、新丰镇的敌伪据点周围，以及通榆路沿线尚属于伪化区外，在滨海区、小海区、西渣区东部、垦区南部、南阳、裕华一带的广大地区是连片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两台、盐东沿海地区，已成为苏中、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后方。

敌汪在四分区试验清乡遭受失败，为了掩盖虚弱，挽救危机，又蓄谋对我台北及盐东县的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屯垦”，以实现所谓“大东亚棉花自给圈”的迷梦，妄图掠夺棉花等战略物资，作为孤注一掷的本钱。“屯垦”和“清乡”同出一辙，都是作垂死挣扎。

敌伪搞“屯垦”，既然是为了掠夺棉花资源，怎么到这时才实施“屯垦”阴谋呢？其实，日寇的魔爪伸到那里，野蛮的掠夺便随之而来。就垦区讲，一九四一年七月，大中集一沦陷，日寇就开始了掠夺棉花的罪恶活动。第一步是向大中集花商登记存花，然后以低价强制收买。未登记的花，被敌人全部没收。我垦区老百姓，由于吃了敌人的苦，减少了棉花种植，把一部分棉田改种粮食。敌人一看不好，又要了新花招。在种棉花季节，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以刺激生产，到了收获季节，又压低收购价格。但这些阴谋，收效甚微（2）。

日寇为了解决军用上、工业上原棉的困难，策划了一个新阴谋，即军事上“屯垦”。这是敌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黔驴技穷的办法。

二、敌伪的“屯垦”阴谋及其手段

一九四三年夏，我方虽然知道了敌伪准备“屯垦”的阴谋，但对整个“屯垦”计划，并不太清楚。直到翌年五月，七灶河伏击战中，抓到敌伪的“屯垦”要员和缴到“屯垦”机密文件后，才弄清了敌伪的整个“屯垦”阴谋与计划。现概述如下：

敌伪的“屯垦”主要机构是伪苏北“屯垦”总署，设在盐城。“屯垦”总署署长，由伪苏北行署主任项致庄兼任，孙建言为副署长。总署设总务、警备、政训、技术四个科。军队编制设两个“屯垦”警备总队，每个总队设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设四个中队，中队以下设分队与班，采三三制。第一警备总队由伪三十三师改编，总队长由孙建言兼任，第二警备总队由伪十九师改编，总队长蔡鑫元。“屯垦”总署下辖两个“屯垦”区公署。两个“屯垦”警备总队各驻防一个区公署（3）。

敌汪原计划“屯垦”范围，是全苏北的沿海地区，即南起南通，北到阜东（今滨海县），计七百华里长的海岸线到范公堤之间的大约一千六百万亩地（其中六百万亩尚未开发）。敌伪的兵力不足，不能同时进行“屯垦”，而是有重点的先进行试验，再逐步伸展（4）。

敌汪将“屯垦”区域划分为南北两线，以刘庄、七灶、大中集、新丰镇、龙王庙以南一线为南线，以北为北线。南北两线分设区公署。南线区公署预定驻大中集，北线区公署预定驻龙王庙或南洋岸。伪“屯垦”第一总队部预定驻刘庄

或新丰镇，分管南线“屯垦”区域，伪“屯垦第二总队”预定驻龙王庙或南洋岸，分管北线“屯垦”区域（5）。

敌伪的“屯垦”步骤大致分为五步：一、先派奸细，到我根据地秘密活动，拉拢、搜罗社会渣滓，进行欺骗宣传，为“屯垦”作舆论和人力方面的准备。二、武装占领与清剿，先占领交通要道沿线，如七灶、西团、新团、裕华等为据点，派机动部队清剿、扫荡，扩大伪化区。利用盐垦公司的仓房，作为兵舍，步步为营。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摧毁我党政军机关，把我抗日根据地变成他的“屯垦”基地。三、编排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切结。进行清查户口，登记居民，发良民证，贴门牌。在占领区实行特务控制，以达到奴化群众，镇压反抗，防共反共的政治目的。四、利用华北清剿、围剿的办法，筑大圩为小城，建筑兵营，五里为一小寨，十里为一大寨，并建立拒舍，交通壕，以便防御，严格封锁，隔绝“屯垦”区与外界的联系，使之真正成为他的殖民地。五、“移兵入植”、“精农兴亚”，开展“屯垦”。即“将士兵及垦区农民施以严格训练”，“兵之训练注重务农，农之训练注重军政”，“将训练之兵农，编入植队”，“贷给农具与费用，开始入植”。“所有收益除生产费外，如数归公”。达到高度榨取与掠夺棉花、食盐、渔业等资源的目的（6）。

敌人的“屯垦”力量，主要是依靠伪军。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最感到头痛的是兵力不足，力不从心。对“屯垦”只能采用“以华制华”的狡诈手法，也就是利用伪军与其他民族败类为其效劳。为使伪军更加效忠主子，在经济上采取拉拢利诱办法，除发薪饷外，另支“屯垦”津贴，还酌给奖金，以资鼓励。从而达到“军事精农”。“精农兴

叛”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要长期霸占中国，作为它掠夺原料的殖民地（7）。

三、反“屯垦”的方针与部署

反“屯垦”前期，我方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屯垦”方针。从一九四三年夏至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七灶河伏击战期间，台北地区的反“屯垦”斗争，主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屯垦”宣传教育，揭露敌人的“屯垦”阴谋，进行反伪化、反伪租斗争。

七灶河伏击战后，为彻底粉碎敌伪把台北垦区作为“屯垦”中心区的阴谋，中共台北县委于六月中旬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在二地委的领导帮助下，根据四分区反清乡的经验，在总结前段时间反“屯垦”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我县的反“屯垦”总方针。即：以积极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与组织我们的主观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伪。同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有效地开展各种备战工作与辅助斗争，彻底粉碎敌伪的“屯垦”计划。

很显然，这个方针是根据敌我斗争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提出来的，是一个积极主动进攻的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县委部署了各区的斗争任务。

北边的晃区、西团、堤东三个区，是“屯垦”进驻的重点地区。要求这三个区迅速进行总动员，投入反“屯垦”斗争。晃区应面向大中集，以晃区为中心，坚持原地斗争，打击与围扰大中集敌伪。西团区应发动群众武装参战，在西团周围开展地雷战，骚扰袭击敌人。堤东区的任务是破坏大刘公路，在公路两侧及其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战、地雷战，阻碍与延长通车时间。

南边的西洼、小海、滨海三个区，在围绕反“屯垦”这个中心工作的同时，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夏收夏征工作。西

渣民兵，应面向通榆公路沿线地区，开展地雷战，伏击与镇慑敌人。小海、滨海区民兵，应加强站岗放哨，严防敌特进入我根据地。并派出游击小分队，到垦区西团一带，配合打击骚扰敌人。

县委在作出反“屯垦”全面部署的同时，号召各阶层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任何投降妥协行为，坚决为打破敌伪的“屯垦”阴谋而斗争（8）！

四、反“屯垦”斗争的过程

反“屯垦”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三年夏至同年的十二月，敌人准备“屯垦”，我进行了反伪化、反伪租斗争。迫使敌人将“屯垦”计划推迟了半年之久。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敌伪占领龙王庙，到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七灶河伏击战期间。这阶段斗争重点在北线，为盐东军民反“屯垦”斗争高潮时期，使敌伪以盐东地区作为“屯垦”试验区的阴谋归于破产。第三阶段从七灶河伏击战到同年的十一月一日，敌伪被迫撤消“屯垦”总署为止。这阶段斗争重点在南线，我军两次攻克西团，全歼守敌，这是“屯垦”与反“屯垦”斗争最剧烈时期，我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敌伪的阴谋归于失败。

（一）第一阶段

一九四三年夏，我得知敌伪的“屯垦”阴谋后，便提出了反“屯垦”口号，开始进行反“屯垦”斗争。有关反“屯垦”的最早文字记载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垦区在南阳镇召开的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县政府秘书陈冀在会上讲：“敌人‘屯垦’就是将魔手卡住老百姓的咽喉，要斩断老百姓的命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危机呀”（9）！揭露了敌人的“屯垦”阴谋。号召垦区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反“屯垦”

斗争。

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后，垦区人民都投入了反对裕华公司为伪旅长谷振之代收一成伪租的斗争。这一运动的规模在垦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台北县政府于七月十四日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二专署陈同生专员指出：“一成租”的问题是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大是大非问题，责令裕华公司如数退还已收的“一成租”，并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没收裕华公司的敌产部分。公司经理孙静安在会上表示悔过后获释。

这次运动的收获很大：1. 粉碎了敌人的伪化；2. 开展了群众性的武装斗争；3. 改变了敌我不分、忠奸不明的混乱局面；4. 发展了党组织和培养了许多积极分子；5. 使其它公司垦团的资本家更靠近我们了。这一斗争的胜利，鼓舞和教育了垦区老百姓，使他们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与组织起来的力量，反“屯垦”是这力量最生动最实际的动员与检验（10）。

反“一成租”斗争胜利后，为防止敌人利用裕华公司的仓房作为“屯垦”据点，紧急动员了几千民兵，在一个晚上，将裕华公司的上百间房屋拆掉。大中集敌寇、谷逆伪军震于我抗日军民的声威，未敢出动（11）。

谷逆对参加领导这两场斗争的垦区地方群众领袖、区农抗会长陈朝荣同志怀恨在心，于同年十一月二日，出动四十多名便衣匪徒，将他围捕。陈朝荣同志宁死不当俘虏，当场英勇牺牲。我政府特将裕华乡改为朝荣乡作为纪念（12）。

在小海区，为防止西团伪军进驻，我亦将南团庙宇拆毁，驻西团之伪军曾乘机破坏我拆破工作，企图抢木料，被我民兵打退（13）。

在堤东区，伪谷旅营长周逆焕龙企图通过抽壮丁把他的伪军扩编为一个团，从而扩大伪化区。我堤东军民进行了全面动员，与周逆作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十一月十三日，将周逆的亲信狗腿子袁民清等两人逮捕枪毙，大煞了周逆的威风。同日晚，又组织上千群众将周逆家三十多间房子全部拆毁，对此周逆无计可施，他的计划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14）。

一九四三年，台北县的政权工作，以反伪化斗争打开了坚持抗战的局面，解放了二十三个乡镇的一百八十六个保，十万人民。尤以反“一成租”和反周焕龙斗争最有成绩。民兵工作大发展，各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全县对敌战斗五十六次，捉到日军一名，伪军十五名。减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夏秋两季有三千七百二十五家佃户得到了减租利益，已减租粮数二千二百五十九担，减租田亩数为二万四千零九十二亩。

由于这一连串斗争的胜利，使敌伪深知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其“屯垦”未敢贸然推广（15）。

（二）第二阶段

敌寇为实施其“屯垦”计划，选择了盐东县的泰和公司、大佑公司一带地区，作为它的“屯垦”试验区。日伪被迫从盐阜区的东坎镇撤出后，略事喘息，又纠集阜宁的一部分敌寇，配合伪三十三师一部，共计一千多人，以闪电动作，于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突然占领伍佑（佑龙（王庙）公路沿线的蔡家墩、板土地、西河头、咸家桥、沟子头、中川子、龙王庙及协陶等地构筑据点。日寇派清水部队一个中队二百余人，计有轻机六挺，重机二挺，八二迫击炮四门，掷弹筒十个，步枪百余支，驻龙王庙。另外伪军三十三师第二大队孙敬斋部分驻龙王庙和协陶，第四大队十五中

队驻中川子，十四、十六中队驻沟子头。敌伪进驻该地区后，反复进行扫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妄图征服盐东南部抗日军民，扩大伪化区，以便推行“屯垦”试验。

我盐东军民并没有被敌伪的嚣张气势所吓倒，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屯垦”、反伪化斗争。就在敌伪进驻龙王庙的当天夜里，盐东县总队赶往龙王庙袭击敌人。敌伪如临大敌，慌忙从大中集、伍佑等地抽调伪军前往增援。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伪三十三师一三〇团第三营第八连的伪军侵占咸家桥口构筑据点。第二天晚上，我乘敌立足未稳，将该连全歼，击毙伪军十名，伪连长马国栋、三名排长、六十八名伪军都当了俘虏（16）。

翌年二月三日，日伪扫荡盐东三区，企图推行其“屯垦”计划，搜刮棉花、食盐等军需物资，并向秦和、大佑两公司收购棉花，由于盐东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日伪之前，将这两公司的棉花借走，使敌企图未能得逞。从二月十二日开始，南洋岸一带的党组织一周动员了30000多人，切断两条大路和五条小路，计九十多公里。破坏了日伪的扫荡计划。

三月十三日，日寇两个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从沟子头出动向西扫荡，妄图重新占领咸家桥口，打通伍（佑）董（王庙）路。我三师二十四团一个营，盐东县总队四个连，盐民自卫队一个中队，埋伏在沟子头与咸家桥口之间伏击了敌人，活捉伪军八名，缴获步枪七支，粉碎了敌人的企图（17）。

我台北军民为紧密配合盐东军民的反“屯垦”斗争。西团伪军在我台北民兵、游击队的打击困扰下，无法生活，于一九四三年底，伪何少章部被迫撤离该镇，被敌伪统治二年

之久的西团镇获得了解放（18）。

谷逆振之是垦区反动势力的代表，又是敌寇实行“屯垦”阴谋的工具。盘据在大中集和新丰镇。为给谷逆振之以沉重的打击，我苏中二分区主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夜，奔袭新丰镇，激战通宵，攻克镇西边油坊的三座碉堡，烧毁了谷逆搜刮民脂民膏价值千万元的振东油坊。第二天大早，谷逆带领两营伪军慌忙赶往新丰镇增援，结果于途中遭我伏击，大败逃回。谷逆本人吓的如同野鸡一样，钻进老百姓的草堆里，才免遭我俘虏。新丰镇一战，谷逆大伤了元气（19）。从此谷逆更加反动，我垦区军民对谷逆的斗争更加坚决，垦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适应反“屯垦”斗争形势的需要，台北县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底决定将垦南垦北两区重新合并，恢复垦区建制。以利于统一反“屯垦”斗争的领导。翌年春，为防止敌人利用旧的保甲制度，推行其伪化统治，除了近敌区，在垦区所有集镇和广阔农村彻底废除了保甲制度，调整和改选了乡村干部，巩固了基层政权，为垦区反“屯垦”斗争奠定了基础（20）。

敌伪从侵占龙王庙那天起，无论在盐东或台北，都遭到接连不断的失败。致使“屯垦”试验，由全面变为点线，由短期变为无限期。为了从盐东的泥潭里拔出来，敌伪又要了新花招，把“屯垦”重心由盐东转移到台北地区（21）。

敌伪为什么要选择台北垦区作为“屯垦”重心呢？除了因为在盐东的“屯垦”试验遭受挫折外，还因为台北大丰垦区比盐东泰和大佑垦区富裕，交通便利。当时大丰垦区已开垦的土地有四十八万亩，最高年产皮花十万担。战争时期年产皮花六万担，约占敌人“屯

垦”计划中准备掠夺棉花的十分之一左右。大丰垦区所产棉花质量好，丝毛长，能纺四十支纱，可与世界上美国与印度的优质花相比美，被上海市誉为“大中集花”。泰和、大佑开垦不足十万亩，年产籽棉仅三、四万担（22）。同时，由于战争的关系，此时日本与美国、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在华纱厂过去一直依靠美国棉、印度棉的状态改变了，不得不从苏北棉垦区打主意。另外，台北与东台两县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后方，敌人在南边四分区搞“清乡”，在北边两垦区搞“屯垦”，这样可以南北呼应，以达到破坏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这就是敌人施展的政治、经济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为了将“屯垦”重心南移，敌人作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赶筑大刘公路、打通交通线；二是派特务到垦区活动、搜罗反动分子，以作舆论与人力、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我台北县公安局对敌特的活动，进行了侦破工作，在南阳镇东边曾逮捕了一个被敌特拉过去，为其服务的大学生，缴获了他为敌特绘制的“屯垦”图纸（23）。对敌特的活动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敌人把“屯垦”中心移到大丰垦区，遭到了他的走狗谷逆振之的抵制。因为，“屯垦”区公署要设在大中集，孙建言的屯垦部队要进驻垦区。谷逆怕因此抢走他的地盘，所以思想很不安。

为了解决狗咬狗之间的矛盾，孙逆建言奉项逆致庄之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由东台乘汽艇前往大中集，同来的有棉业统制委员会东台库长清水玄三郎、日特务头目联络官浦和翻译束俊卿和秘书梅某。东台伪县长吕景颜等，